

形态学视角下高中生英语规则动词过去式-ed 语素变体的教学设计研究

韦誉梅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桂林, 中国

【摘要】由于高中英语教学存在“重拼写、轻语音”的倾向,学生对-ed 语素变体的发音掌握情况不佳,存在语音替代、遗漏、添加等典型偏误。为解决这一教学难题,本研究以形态学语素变体为理论基础,面对高中生设计,并实施了“显性规则-内隐强化-产出应用”的教学方案。研究通过前测、教学干预与后测,对比30名高一学生在教学前后的发音表现。结果表明:学生的-ed 语素变体发音整体掌握水平偏低,主要存在语音替代、语音遗漏、语音添加三类偏误;经过教学干预学生的整体发音正确率有较大提升,因此教学顺序应遵循“从易到难、高频优先”的原则。

【关键词】形态学; 语素变体; -ed 发音; 高中英语教学; 教学设计

1. 引言

1.1 -ed 发音教学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现状与问题

根据形态学理论, -ed 语素的/t/、/d/、/ɪd/ 三种语素变体的分布严格受动词词尾语音环境制约。Bauer 和 Nation (2020) 明确指出过去式教学必须兼顾拼写规则与语音变体规律, 否则会导致系统性产出偏误^[1]。然而一些教师往往仅强调“动词原形加-ed”的书写规则, 对三种语音变体的制约条件讲解较少甚至缺失, 这一教学现状直接导致高中生在口语产出中频繁出现偏误: 将清辅音结尾动词的-ed 误读为/ɪd/ (如 walked 读作/wɔ: lkɪd/)、浊辅音结尾动词的-ed 误读为/t/ (如 played 读作/pleɪt/)、或/t/、/d/结尾动词漏读/ɪd/音节 (如 wanted 读作/wɒnt/)。王丽君 (2016) 的实证研究显示即使是英语水平中等偏上的中国二语学习者, 他们的-ed 语素变体的总体发音准确率也仅为 61%-83%, 其中发音准确率最低的浊摩擦音后的-ed 发音仅为 10%^[2]。陈琴 (2010) 调查初中生发现清辅音/t/与浊辅音/d/的发音混淆是最突出的问题, 且存在明显的省音和加音现象^[3]。这些偏误会影响口语表达的准确性和制约学生的语音意识和形态习得能力, 影响了英语新课标核心素养“语言能力的获得。课标明确将语言能力作为核心素养的首要维度, 强调语音是语言能力的基础, 要求学生掌握英语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等基础知识, 并在语境中准确理解和运用。^[4]

1.2 研究意义

当前对语素习得的研究大多围绕大学生

与成人二语学习者展开, 针对高中生群体的专项教学设计仍存在明显空白, 因此本研究将语素变体理论融入高中英语教学实践中, 为二语形态习得相关理论补充扎实的本土化实证支撑。本研究针对教学痛点设计的“音-形-义”整合教学活动, 直接应用于英语课堂。该教学设计一共分三步: 显性规则-内隐强化-产出应用。这样就能解决以往语音和单词形式分开教、学生学不明白的问题。研究结果会把学生常见的各种发音错误原因梳理明白, 并给出对应的针对性教学方法。

1.3 研究问题

1. 教学干预前, 高中生对英语过去式后缀 -ed 的发音偏误类型有哪些? 掌握现状如何?
2. 教学干预后, 高中生对英语过去式后缀 -ed 的发音掌握现状是否有所改善? 基于此如何调整教学策略?

2. 文献综述

2.1 形态学视角下的语素变体理论

形态学 (Morphology) 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主要研究词的内部结构。语素 (morpheme) 是形态学中最基本的概念, 是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 也是语法分析的最小单位。根据独立使用的程度, 语素可分为自由语素 (free morpheme) 和粘着语素 (bound morpheme)。规则动词过去式-ed 属于粘着语素, 不能独立使用, 必须附着于动词词干。语素是一个抽象的语法单位, 在实际语言使用中由形素 (morph) 来体现。当一个语素在不同环境下由不同形素来体现时, 这些变异形式被称为语素变体

(allomorph)。语素变体 (allomorphy) 指同一语素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语音形式, 成立需满足两大核心条件: 语义完全相同、分布互补无重叠。语素变体的形成受音位条件、形态结构、语法规则与词汇特点四类因素影响, 其中音位制约对屈折语素变体起主导作用。以英语过去式屈折语素-ed 为例, 其三种语音形式并非随机分布, 完全由动词词尾语音特征决定, 直观体现了语音环境对形态变体的强制性约束。

孟俊一 (2006) 进一步将音位制约分为任意性制约与强制性制约, -ed 语素变体的分布属于典型的强制性音位制约, 遵循“清对清、浊对浊”的同化规则^[5]。李曼 (2011) 从屈折语素的底层表达形式出发, 指出-ed 语素以/d/为底层形式, 通过嵌音规则 (在/t/、/d/后嵌入/i/) 和同化规则 (清辅音后变为/t/) 形成三种变体, 这一分析为教学中规则讲解提供了理论依据^[6]。掌握英语语素知识就是对英语的关键和根本内容的掌握, 对学习者能更准确运用单词和更有效记忆单词有着极大的帮助。

2.2-ed 语素变体的语音分布规律

-ed 语素变体的语音分布具有明确的可预测性, 这是其教学可行性的基础。具体规律可概括为:

(1) 当动词词尾为清辅音 (/p/、/k/、/f/ 等, /t/ 除外) 时, -ed 变体为 /t/, 如 stopped /stɒpt/、looked /lʊkt/;

(2) 当动词词尾为浊辅音 (/b/、/g/、/v/ 等, /d/ 除外) 或元音时, -ed 变体为 /d/, 如 moved /mu:vd/、closed /kləʊzd/;

(3) 当动词词尾为 /t/ 或 /d/ 时, -ed 变体为 /ɪd/, 如 needed /'ni:diɪd/、invited /m'vaɪtɪd/。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不足

1. 国外研究

国外对英语屈折词素的研究可追溯至生成语法理论。Pinker 的词汇-规则模型提出规则动词的屈折变化通过语法规则生成, 而不规则动词则依赖词汇记忆提取。Bybee 和 Slobin (1982) 研究发现儿童对过去式-ed 的习得遵循“规则-例外”的发展路径, 输入频率和语音相似性显著影响习得效果^[7]。Bauer 和 Tewart 等人 (2025) 对印度尼西亚 EFL 学生的研究发现, 过去分词-ed/en 的习得水平显著低于简单过去时-ed, 提示教学应根据不同屈折语素的习得难度设计^[8]。Alt 等人 (2018) 的干预研究表明, 基于显性规则讲解与大量语

境化练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案能有效提高过去式-ed 的习得准确度, 效果最佳。^[9]

2. 国内研究

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二语学习者的屈折语素偏误分析与教学策略探讨。崔艳嫣和王同顺 (2005) 基于 CLEC 语料库的研究发现, 中国学习者屈折语素习得的主要偏误包括语音混淆、形态遗漏和过度规则化^[10]。洪炜和石薇 (2016) 的研究表明读后续写等产出任务能有效促进过去式-ed 的习得, 语境化输出有助于强化形态-语音关联^[11]。在教学策略方面, 宋旭 (2010) 主张将音位制约规则显性化, 通过对比分析和最小对立对练习帮助学生建立语音意识^[12]; 孟俊一 (2006) 则认为录音对比、语音可视化等手段能降低发音难度, 强调多媒体技术的应用。^[5]

3. 现有研究的不足

现有研究已明确-ed 语素变体的语音制约规律及其习得难点, 这也为形态教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但仍存在不足, 如相关成果多以大学生与成人二语学习者对象, 针对高中生的研究较少。同时, 现有教学缺少细化可落地的课堂设计, 难以直接融入日常教学。因此本研究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 通过前测-干预-后测的实证设计, 验证教学效果并优化教学顺序。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随机选取某高中高一 30 名学生为对象, 学生均掌握规则动词过去式基本拼写, 但未系统学习 -ed 语素变体发音。经前测与英语成绩分析, 确认学生水平无显著差异, 具有同质性。研究采用教学实践法, 先通过测试了解学生

-ed 发音的初始水平与典型偏误, 再开展专项教学干预, 最后通过后测对比教学前后发音表现, 检验教学效果。

3.2 教学方案设计

遵循“显性规则-内隐强化-产出应用”的教学逻辑, 设计如下教学方案:

表 1. 教学方案

第一阶段教学活动: 掌握显性规则 (1 课时)	
教学目标: 掌握-ed 三种语素变体的发音规则及语音制约条件	
认知冲突:	通过呈现常见发音偏误例子 (如 walked /wɔ:lkɪd/) 来引发认知冲突
讲解发音:	讲解-ed 语素变体的三种发音形式和结合音标讲解发音规则, 让学生利用思维导图整理

规则	好语音环境-变体形式-例词的对应关系
加强练习	教师提供一些常见的发音错误类型的例子（如 looked /lɒkt/ — loved /lʌvd/），教师先领读，再让学生跟读，使其强化清浊音区，强化对于规则的掌握
第二阶段教学活动：内隐强化练习	
教学目标	通过不同类型任务，不断地操练，建立语音-形态的内在关联
听音辨词	教师让学生听不同过去式单词的发音，让学生判断-ed 变体类型
任务操练	提供完整的动词列表，里面包含不同词尾语音环境的动词，学生分组完成“动词原形-过去式-发音标注”任务，并进行发音练习
过去时单词接龙	选取高频使用的动词（如 play、work、want 等）开展小组发音接龙比赛，即时纠正发音偏误，并进行错误分析和归类
第三阶段教学活动：产出应用巩固（1 课时）	
教学目标	在语境中准确运用-ed 语素变体，实现语音-形态-意义的整合
故事复述	教师提供包含过去时态场景的图片和单词、口语短句线索，让学生口头复述故事，在复述中要求正确地进行-ed 发音
短文写作与朗读	教师提供一篇作文题目，让学生以过去时态完成短文写作，随后标注一般过去时的发音并朗读，进行同伴互评纠错，教师从旁指导
偏误复盘	收集典型偏误案例分析成因，形成错题集，总结规律

3.3 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

研究主要采集三类数据：语音数据（录制学生前测与后测的口语发音表现）、书面数据（课堂发音标注、作文、错题集等）、访谈数据（了解学生 -ed 语素变体的学习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随后运用描述性统计对比学生教学前后 -ed 发音正确率，归纳偏误类型，为效果分析与教学建议提供依据。

4. 结果与分析

4.1 教学前：学生-ed 发音的偏误类型与掌握现状

针对高中生 ed 语素变体发音开展的前测结果显示受试学生对该知识的整体掌握水平偏低，整体正确率仅为 42.3%，主要存在语音替代、语音遗漏、语音添加三类高频发音偏误。

语音替代偏误是最高的核心偏误类型，涉及偏误人数占总受试人数的 78.5%，具体表现为清辅音结尾动词后的-ed 误读为/d/、浊辅音结尾后的-ed 错读为/t/，以及/t/、/d/结尾动词后将-ed 统一误读为/t/或/d/，未读出对应/ɪd/音。

这类偏误直接反映出多数学生对英语清、浊辅音的辨识与区分能力薄弱，未能吃透-ed 变体发音的核心规则。

出现语音遗漏偏误的学生占比达到 51.2%，该类的主要表现为完全省略-ed 后缀的发音，不做任何语音呈现。该类偏误大多集中在多音节动词或辅音丛结尾的动词过去式变形中。

语音添加偏误。涉及学生占比为 36.7%，具体表现为在-ed 后缀之后额外添加不必要的元音音素，强行拆分原有音节结构。

从不同语音环境的掌握情况细下来看，学生在清辅音结尾后-ed 发/t/音的掌握情况相对最优，正确率可达 58.1%；浊辅音及元音结尾后-ed 发/d/音的掌握水平处于中等，正确率为 39.4%；而/t/、/d/结尾动词后-ed 发/ɪd/音的掌握情况最差，正确率仅为 21.6%，该场景下最主要的偏误表现为漏读/ɪd/中的元音/ɪ/，只读成/t/或/d/。

4.2 教学后：学生 -ed 发音掌握现状与偏误改善情况

针对同一批高中生完成-ed 语素变体发音专项教学后开展后测，结果显示学生整体正确率从教学前 42.3%升至 81.7%（提升 39.4%），水平大幅提升，以及三类典型偏误占比均显著下降。具体改善情况如下：

最典型的语音替代偏误得到明显改善，学生出现该偏误的占比从教学前的 78.5%降至 19.3%，下降了 59.2%。虽然多数学生已熟练掌握对应发音规则，但少数基础薄弱学生仍有/t/、/d/结尾动词混淆的小失误。

语音遗漏偏误大幅减少，存在该偏误的学生占比由教学前的 51.2%降到 12.8%，下降了 38.4%，目前除了复杂多音节、辅音丛结尾动词偶见发音弱化，其他漏读很少出现。

语音添加偏误占比也同步回落，下降了 28.2%，从教学干预前 36.7%降至 8.5%。教师通过多类型任务的纠音训练，让学生基本摆脱母语发音习惯干扰，目前仅剩极个别学生存在轻微额外元音添加问题。

4.3 教学顺序的优化依据

结合前测与后测结果，-ed 语素变体的习得难度梯度为：/t/、/d/后 > 浊辅音和元音 > 清辅音后，而且高频动词的习得效果优于低频动词。所以教学顺序应遵循“从易到难、高频优先”的原则，教学示例优先选用高频动词。

5. 基于研究发现的教學建議

5.1 构建“形态-语音-语境”三位一体的教学

模式

高中英语屈折语素教学应将形态学理论、语音规则与语境应用有机结合来打破“拼写为主、语音为辅”的传统模式。在语境应用层面,可采用读后续写、看图讲故事、听音辩词、整理发音错题本等产出任务,让学生在真实情景中使强化形态-语音关联,避免孤立操练,从而达不到规则内化使用。

5.2 实施分层教学,精准突破难点

针对不同语音环境的习得难度差异可以实施分层教学:基础层可以聚焦清辅音后/t/和浊辅音后/d/的区分,通过最小对立对练习和发音对比训练,帮助学生建立清浊音感知;在提高层中要强化/t/、/d/后/ɪd/变体的教学,采用“拆分练习-整合练习”的步骤(先练习/t/音节,再整合为/ɪd/)以此降低嵌音规则的习得难度;拓展层可以引入屈折语素迁移训练,将-ed的教学经验迁移至名词复数-s、动词第三人称单数-s等语素变体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形态意识和迁移能力。

5.3 善用多媒体工具,强化语音反馈

教师可以把学生发音和标准读音放在一起对照,帮助他们直观感知发音差异。平时也可以让学生录音自查纠错,或同学之间互评,强化语音反馈的及时性和针对性。而且还能用英文歌、影视剧片段这类生活化素材培养对-ed不同发音的敏感度,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听力和语感。

参考文献

- [1] Bauer L, Nation I S P. English Morphology for the Language Teaching Profession[M]. London: Routledge, 2020.
- [2] 王丽君. 中国二语习得者英语过去式后缀

-ed 的语音实验研究[J]. 海外英语, 2016(21): 18-19.

- [3] 陈琴. 英语规则动词过去式 ed 发音小议[J]. 科技信息, 2010(33): 33-36.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 [5] 孟俊一. 英语语素及语素变体的音位制约和形态制约研究[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6): 131-134.
- [6] 李曼. 英语屈折语素的音位、形态与语义制约初探[J]. 科教导刊, 2011(8): 188-189.
- [7] Bybee J L, Slobin D I. Rules and Schema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the English Past Tense[J]. Language, 1982, 58(2): 265-289.
- [8] Tewart S H, et al. English Inflectional Morpheme Accuracy in Indonesian EFL Students[J]. eScience Humanity Journal, 2025, 6(1): 45-62.
- [9] Alt M, Meyers C, Ancharski A. Effects of a Complexity-Based Approach on Generalization of Past Tense -ed and Related Morphemes[J].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2018, 61(8): 1987-2002.
- [10] 崔艳嫣, 王同顺. 基于 CLEC 的中国学习者英语派生词缀习得分析[J]. 国外外语教学, 2005(2): 5-11.
- [11] 洪炜, 石薇. 读后续写任务对英语过去时-ed 习得的影响[J]. 现代外语, 2016, 39(6): 806-818.
- [12] 宋旭. 论影响英语语素变体的若干因素[J].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5(3): 11-13.